

海德堡大學神學會議後記

余達心

2006年5月10至15日期間，我在德國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參加了一個由海德堡大學主辦的神學會議。這次會議是信義宗萊茵教區資助海德堡大學的一個五年神學研討計劃的第一次會議；研討計劃的焦點是對「自由」作深入的神學及文化反省。與會者一共14人，德國本土的學者佔7位，主要是海德堡及杜平根兩所大學的教授，其餘7位是來自英國、美國、芬蘭、俄羅斯、捷克、南非及香港的外來學者。這樣的小型會議對於深入的學術研討相當理想，提供了很多深入討論的空間。會議另一個特別的地方是，學者毋須拘泥於學術規格，引經據典；重要的是學者能清晰地鋪陳自己的論點與論據，供他人批評討論。

在今次研討會中，有三位學者提出一個非常刺激的論點，就是在聖經的傳統根本沒有「自由」這回事，有的只是「奴僕」甚或「奴隸」的觀念。據他們的理解，聖經的確非常強調「解放」，但以色列人從埃及地被解放出來，接著卻進入另一種的奴役中。海德堡大學教授林秉德（Peter Lampe）稱以色列人的狀態為「神聖的奴役」（divine slavery）。哈佛大學教授費奧蘭莎（Elizabeth Fiorenza）大抵是呼應福柯的社會詮釋理論，提出新約聖經——特別是保

羅書信——隨處都可以看到羅馬帝國的「帝國烙印」（imperial inscriptions），尤其是對於女姓的壓制。而海德堡大學教授區明（Manfred Oeming）則以約伯向神學的抗議為例，提出古代近東的自由理想。

在討論中有人提出，所謂「神聖奴隸」一詞，可能是因應後現代意識形態的潮流，對聖經中神人關係的一種「醜化式的詮釋」。我當時也提出一個觀點給大家考慮，就是因著「愛的契約」的緣故，神人之間的所謂「奴僕關係」其實是相向的，即是說兩者因愛而彼此甘為對方的奴隸；不單人因著愛而甘心作上帝的奴僕，上帝也因著愛的緣故，甘願為人作了最卑賤的奴僕。我還指出，「帝國烙印」在保羅書信中可能是有的，但那烙印是由於要在帝國體制引發從內而外的價值顛覆而殘留下來的。這觀點引起不少共鳴。

從這次會議，我看到西方神學家當中的張力。一方面，在極度自由的西方國家，一些神學家（如費奧蘭莎）仍以為基督教信仰殘留著很多窒礙自由的觀念，必須徹底清除。另一方面，有些神學家則認為西方現時流行的自由觀若推到極處，勢必導致相對主義，值得憂慮。比爾費特大學的哲學教授畢勒（Rüdiger Bitner）便對「自法」（autonomy）的觀念予以否定。一個社會如何能確保多元而又同時避免相對主義？海德堡大學教授韋迦（Michael Welker）提出他所謂「結構有序的多元主義」的觀點，意圖在多元的價值系統之間找到相互配合、相互制衡卻又相互推移的法則。他從「系統理論」出發，思路與進程神學相近。

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對現代社會關乎自由的討論，是否可以有所貢獻？希望餘下四次的研討能帶來豐碩的成果。